

凿子

□赵光



另一头则是圆形的木柄，上面套有一个铁环，防止在敲凿过程中木柄开裂或损坏。千秋叔每敲一下凿子，孔洞里便翻卷起一道木屑。开凿要有足够的耐心，必须由浅入深，不能急于求成。一凿一凿。是凿子在木头中迈出的最坚实步子。

凿出第一层木屑后，千秋叔用凿子轻轻一拨，将木屑从孔中清理出来，有的落在木材上，他凑近吹口气，木屑便飞落到了地上。简单的事情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如果将事情复杂化了，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还可能一无所获，那就得不偿失了。

千秋叔马不停蹄，继续凿孔。开凿的确是一项枯燥乏味的活儿。每敲一下，屋内便传出一声“嘭”响，沉重而有力。我无法确切统计，凿一个方孔到底需要敲打多少下，千秋叔或许也不清楚。而我唯一能真切感受到的是，一整个上午或者下午，斧敲凿

子的声响连绵不断，像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在宁静的乡村上空悠悠回荡。

开凿好方孔后，千秋叔还要进行精心打磨。他用凿子仔细去除孔内的毛刺，并修理不平整的地方。慢工出细活，细节定成败，这是他遵循的技艺标准。只有追求精益求精，才能打造出真正的精品良器。

方形卯眼开凿完毕，榫头用锯子精准切割成型，还有相关的板材也一应备齐，接下来便是见证它们相互契合、组装成器的时刻。只见千秋叔操起方木，榫头对卯眼，用斧头敲打时，必须垫一方木头，这样不会伤到木器的外形。按照顺序，依次拼装骨架，插入板材，每一个角、每一个面都得敲紧实，再在骨架的连接处用钻子钻孔，栓上竹制钉子固定。一个完整的木器便完美呈现在眼前。

千秋叔精心打制的木器种类

繁多，有脚盆、水桶、木箱、大柜、板凳、八仙桌、楼梯、房门、窗户，以及农用工具打谷机桶、风车、水车等。他精通木工活，是名副其实的全能型匠人。

千秋叔常选在宽敞明亮的堂屋里做木工活，屋内空间大，手脚施展得开，干起活来特别带劲。如果房间逼仄狭小会限制操作，影响工作效率。他把长条凳往房中央一摆，一方大展手艺的工作台就搭好了。接下来，千秋叔便可全身心投入开展他的木工制作。

千秋叔做上门工时，东家不仅管饭，还提供烟、酒和茶水。他喝水常用一只结满水垢的大茶杯，里面放上小半碗茶叶，泡出的茶水酽浓，呈现出酱黄色。千秋叔说，浓茶既能解渴，又能提神。在单调乏味的工作环境里，要时刻保持高度注意力和充沛精力，喝浓茶确实不失为一种好办法。此外，东家还会安排一次中场休息，热情地端出摆满瓜子、花生、盐蛋、蛋卷等吃食的果盘，同时泡上浓茶，斟满苞谷酒，这极具仪式感的休息方式，体现了对匠人及其手艺的敬重。

“等我凿完最后一凿。”哪怕东家主动招呼千秋叔中场休息，他也执意要先把手中的活儿干完。做事不拖拖沓沓，手中活计也不留尾巴，这已成为千秋叔一贯坚守的准则。

放下凿子后，千秋叔在那件跟随他多年的深蓝工装上擦了擦手，随后他坐在一条长条凳上，轻手拈起一个蛋卷，细细品尝起来，一脸惬意而闲适的神情。

凿子平放在木材上，短暂休憩，养精蓄锐。接下来，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待它去完成。

以木器为业，以木器为生，这是凿子朴实而神圣的使命。终其一生，凿子以其锋利的刀口，雕琢出生活的精致与幸福。

行走大竹

□李德爱

我向一根竹靠近，听见它血管奔流的响声
遥望群峰绵延，两槽隆起脊背
纵横五千年，守护这一方土地
我迎风而立，竹叶细密的筋脉
大竹的竹，便是竹乡不灭的魂

竹乐响起，竹枝词漫过三山两槽
有老者循竹鞭穿越千年，低语
打通竹节，可以敲落天边白云
竹制唢呐一吹，便牵起一地乡音
他轻叩竹筒，缓缓叮哼——

轻些，再轻一些；该低沉便低沉
老祖宗爱热闹，也爱这尘世的安宁

二郎人把竹席织成岁月的非遗
在五峰山顶，留下先辈耕耘的指纹
千年古桂与青竹并肩而立
竹筒盛满一树沉淀的花期
恍惚间，三国故道隐约传来马嘶
张飞凿刻的岩壁碾过岁月的车轮
可是在追问游子，明月与乡音

我走进巴山展馆，抚过先民遗存
犹问賁人古洞，可否安度晨昏

雨后的护城河早已不见旧堤溃痕
拔地高楼，不必作答先民的问询
石砌河堰流水澄澈
人潮漫过旧城墙
节节青竹傲立乾坤

元九登高，步履与竹节交融一体
踏过的每一步，都向着新生
不计风霜，不问荣辱
只留挺直的腰板，坚实的足印
落脚如竹鞭，紧紧攥住乡土
祈愿岁岁人间，五谷丰登
行走竹乡，漫听竹音悠远悠长
骨血深处，响着竹子拔节的涛声